

宋本十三經註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

篇

原卷十七之一至卷十八之五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卒章八句至配天焉

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

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祭天者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父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本於祖俱

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周禮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

故序亦順經而為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周禮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中後

稷起註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之功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也經上章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之功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

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嫄者姜嫄之母也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

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嫄者姜嫄之母也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

為高辛氏之妃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禮記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

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禮記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

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禮音因嬪嬪人反謂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

皆反本亦作齋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逆敏疾也從於帝而

篇末齊敬同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逆敏疾也從於帝而

震動風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上帝也敏握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也止福祿所止也

子而養反各之曰奔奔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敏密謹反夙夙初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

欲許長反各之音戒震真慎反見舉遍反齊敏初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

服虔王肅皇南謚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心待舜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
廟端雖則自故不委任以待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櫻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
崩之後仍爲舜所幼用者其正以能承父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曆序言五帝傳之事爲左
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以其能以義承父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曆序言五帝傳之事爲左
毛詩太祖謂文王也后稷其初生民曰正義始祖又此經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炎帝之
王自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以此經之尊大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炎帝之
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
後姓姜而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識
繇以命歷序少昊傳八世顓臾傳九世帝嚳傳十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小於堯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識
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櫻契年惟與堯堯不與譽並處帝位則櫻契焉得爲魯子乎若使櫻契必譽子如史
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娶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魯子何故但數其母不美其父
而爲王卽如毛也堯史記之說譽七十不用須舜娶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魯子何故但數其母不美其父
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周魯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
禮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禮爲敬也大宗伯云神經傳之天上帝註云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則鄭以
外傳曰精意之以享曰禮禮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天上帝註云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則鄭以
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經於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礼云禮
山川也凡祭其本言煙燭之祀也書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經於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礼云禮
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禮是禮名唯施燔燎精潔以假氣凡絮祀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毛亦以此禮
爲祭天其餘書傳言禮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爲去心所欲卽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
禮祀求子唯禮爲然故知禮者必立郊祫言焉此祀祀祫祫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之日以下皆月令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
作高耳玄鳥燕也燕在於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室宇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
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祫之神益祭天而以先祫者配之變祫言祫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
之於主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是內官
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其中舉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而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是內官
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九嬪居其中舉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而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是內官
之於郊祫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韞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祫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
帶弓衣執弓矢翼其所生爲男也鄭於焉以爲由高辛作嘉祥故稱高禘祫祭邕月令章句云高禘之祀玄鳥遺卵則祫祫之
也吉爭先見之衆謂之郊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祫祫讀高禘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
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祫之人異於常郊故也不祭
鄭立其祀亦云禮祀上帝於郊祫則此後生之前已有禘祫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黿卵生契後王之祀位在商
傳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禮祀二義不同者鄭氏有權禘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爲簡狄吞黿卵生契後王之祀位在商
傳亦云郊祫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禘之義又據礼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祫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冲泚子爲

二
原卷十七之

字林云判也匹亦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裡祀居然生子赫顯也不寧寧也康康也德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

反當者炎註同不安徒以禮祀而無人道居疏誕至生子○毛以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後稷終其

獸然自生子豈時人不信也其生之時不天折之婦人首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姜嫄之孕後稷終其

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天折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其生之易又易為禮祀所安也由為禮祀所

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禮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禮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為禮祀所安也由為禮祀所

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自安以天人道隔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也非徒生又易以其心之自安又安其徒靈審也

此乃上帝精氣處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也非徒生又易以其心之自安又安其徒靈審也

明無人道交接居處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也非徒生又易以其心之自安又安其徒靈審也

至生者○正義曰詭大釋詁文選終釋言文選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

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生言後稷是姜嫄子初

已後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之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羊小羊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生達小名燕未成羊曰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履巨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替而生子則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折焉○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人之道今後稷之生易故云言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未生為在母所逼皆裂也○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人之道今後稷之生易故云言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後稷所以為美耳○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人之道今後稷之生易故云言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鬼方氏曰女漢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人之道今後稷之生易故云言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拆損災害不為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胎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

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為美耳○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人之道今後稷之生易故云言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與此同此言橫逆人道言之以為美耳○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人之道今後稷之生易故云言終易也以此後稷生之易也從羊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

妻非帝嚳之妃。後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曰：以翼能經綏胎兒，故知大鳥也。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
明本紀：一翼耳人，不祥。故棄之。諺云：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籍之，經因鳥有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
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祀，祀在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水月，故得棄之水也。
實覃實訥
路詭實匍匐克岐克嶸以就口食。單長時聲音則已岐知能匍匐岐然意有所適也。單詭始能坐也。所謂張口嗚呼
至于能就數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單徒南反。本或作譚。許況于反。匍匐又音待。本亦作扶。制藝之荏救荏救施施
南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反。嶸魚極反。說文作嶸。小兒有知長張大反。或如字。別波列反。藝之荏救荏救施施
未役穰麻麥蒙蒙瓜瓞嗶嗶。荏救大也。施旆然也。也役。則有種苗之志。言天性也。嗶然茂盛也。嗶然多寶也。荏救荏救施施
殺者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後實覃至嗶嗶。毛以為上性也。然則取取於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
陟田節反。嗶布孔反。徐又薄孔反。長如字。又張丈反。後實覃至嗶嗶。毛以為上性也。然則取取於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
則已有智。無能就人之口而食之。及教之後始能食。即有種實。始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
使有行列。其苗則隨天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為岐嶸然茂盛所種之瓜。陳其實則率然眾多。是其本有天性的種則美好
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為岐嶸然茂盛所種之瓜。陳其實則率然眾多。是其本有天性的種則美好
始能誦文而然。逾始張口而計然餘句。傳單長為嶸嶸之言。義曰：釋言云：單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放為後長也。許大略
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單實為嚴聲載路而言。義實匍匐為克岐嶸嶸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為適以上言。呱矣。謂
實之言適也。適單訥而聲已大道匍匐而已。能岐嶸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為適以上言。呱矣。謂
其拉之聲下安匍匐則其小之意體單訥之文在其間。則亦從小時之實狀口嗚呼云。單訥始能坐。許謂張口嗚呼儀軌。註云：碑
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舌而後匍匐。則知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嶸皆為事之次也。
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嶸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嶸嶸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嶸皆是其貌。故重
言之。此岐嶸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人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凡人之
至於者。後以此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眾人。口食案下蓬云：就口食之時不應猶就人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凡人之
事準之耳。或以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眾人。口食案下蓬云：就口食之時不應猶就人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凡人之
時自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志。非始官居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取人之
口自取食矣。胡豆。傳注裁至多寶。正義曰：釋言云：戎穀梁傳曰：戎穀梁管子亦云：北伐山戎。亦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取人之
豆事也。案爾雅戎穀皆為大豆。註穀梁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管子亦云：北伐山戎。亦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取人之
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
有戎重言之。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裁正太無是也。此義裁知役者以穀之文行當目。於茲觀之。為何又分飾說其茂之
狀。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為葉茂。而以嗶嗶
為多寶也。定本嗶嗶多寶之上云瓜瓞。約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藝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為種。嗶嗶
也。通稱故云。藝樹也。上言以就口食。周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食之時。已又有此種植之志。言其天性
相地之宜。宜善穀稼。穡穡之民皆法之。莫**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道謂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弗厥豐草種
閭之舉。乘為農師。天宜其劉。下章是也。

1

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蒸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

原卷十七之一至十七之二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五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孰史受之○行韋和鬼反行道也韋草也奇音苟
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方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
疏行韋八章章四句至福祿焉○正義曰作
行韋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

成王之忠厚矣。不謂王若欲見先世皆然。非獨周王。故卽言周家以虞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之經。入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陸九族二章盡周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

齊親之黃奇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黃奇凍釋詁云黃髮奇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

之悼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悼史之孝厚者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方體維葉泯泯雲卷茂也體成形也敦敦

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藥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正義曰周礼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

用之人所用在於成輩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容之臺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或或己有臺其同或律之從或受之也威賊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許避者或授几者簞云莫無也具猶俱也

席也鋪陳曰延藉之曰席釋直吏反正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

通大夫面少進法云通近也指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發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何有所局不得遠近前

重帝其受凡之人尊故孝者則有授放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
 重帝其受凡之人尊故孝者則有授放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
 重帝其受凡之人尊故孝者則有授放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爲肆之筵上又設

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辛爵或乃酌其酢主人主飲又洗爵酢賓賓受而奠此舉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

[illegible]

鐵鏃之矢咎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執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振矢授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射而用鏃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

先代法不用周禮之養舍之至爲寶○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事釋謂射放矢也傳言中藏故又解之云先王將養賢先射之禮正鵠之標其可與者以爲實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射則知射也傳言中藏故又解之云先王將養

老先與羣臣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實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射則知射也傳言中藏故又解之云先王將養

於太學以教諸侯之禮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以爲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

爲之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此知爲毛肅之意亦爲太射也○傳言賓於燕旅酬之後乃

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圖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聖相地名樹萊蔬曰圃於聖相之圃有圃孔子射於圃以聖人

行祀故職射者跟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飲酒之禮其執一矢出圃外正使主進射者之事欲射於圃則變司正爲馬

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一矢出圃外正使主進射者之事欲射於圃則變司正爲馬

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一矢出圃外正使主進射者之事欲射於圃則變司正爲馬

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爲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

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去者半入之義及序點二人揚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若觀者終不半爲此

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耄耄能好禮不從流俗之俗脩飾其身以

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

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爲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

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禮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

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起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領二人故問襄容點相

對而言也必揚彈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圖外延入令衆人皆好

就大衆之內當去惡者故言惡者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善董好之後言董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

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諸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未當云有此行者不人衆難言善事其未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

位以意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

此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置相之圖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

鐵鏃之矢咎也

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先代法不用周禮

於太學以教諸侯

爲之當設文於曾

以下皆射義文彼

行祀故職射者跟

司射矣執弓矢者

國之大夫謂與人

行但見其言畏其

之所取之者唯十

待其死而不變者

若無此行不得在

客皆賢知子路爲

與司馬別而先自

對而言也必揚彈

就大衆之內當去

再言之後蓋僅有

位以意可知故不

此射不得有外人

於太學以教諸侯

鐵鏃之矢咎也

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先代法不用周禮

於太學以教諸侯

爲之當設文於曾

以下皆射義文彼

行祀故職射者跟

司射矣執弓矢者

國之大夫謂與人

行但見其言畏其

之所取之者唯十

待其死而不變者

若無此行不得在

客皆賢知子路爲

與司馬別而先自

對而言也必揚彈

就大衆之內當去

再言之後蓋僅有

位以意可知故不

此射不得有外人

於太學以教諸侯

鐵鏃之矢咎也

恒矢痺矢用諸散射

先代法不用周禮

於太學以教諸侯

爲之當設文於曾

以下皆射義文彼

行祀故職射者跟

司射矣執弓矢者

國之大夫謂與人

行但見其言畏其

之所取之者唯十

待其死而不變者

若無此行不得在

客皆賢知子路爲

與司馬別而先自

對而言也必揚彈

就大衆之內當去

再言之後蓋僅有

位以意可知故不

此射不得有外人

於太學以教諸侯

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發張弓也。二京賦日影弓既發輟與句字雖異義同。筵射禮至擇之。○正義
日射禮筵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筵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
今言挾四鉞故知已編釋之也。案大射禮三挾。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
今謂謂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大射禮不親挾也。○正義
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
之稱也。疏。曾孫至黃耆。○正義
醇音淳。疏。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耆之老人。○正義
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耆。將養之也。○正義
王也。醕厚謂醕之醇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二尺。是也。此蓋從大
器挾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正義
君子。○正義
之事故。筵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筵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親親而敬老也。○正義
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然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文也。○正義
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此先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正義
黃耆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正義
致極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飲酒之禮。○正義
唯所欲引此者證祿為義言養老之禮。○正義
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鮑湯來反。魚名一音夷。○正義
放。黃耆者至景福。○毛以為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耆鮑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老既告
此之由其尊奇老也。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之。○正義
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助其受大福。○正義
日釋詁云。鮑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清。背若鮑魚也。爾雅作鮑以助其受大福。○正義
台之言。鮑也。大老則背有鮑文也。故爾雅為說也。○正義
在前至日翼。○正義
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故云老人於是始矣。故易
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義。○正義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犬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廟旅饋下。漏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
偏音遍。反。同。疏。既醉入章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
見賢遍下同。疏。既醉入章章章四句至行焉。○正義
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正義
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也。言公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章略之。本或云告
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疏。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德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章略之。本或云告
太平者此與維天子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正義
筵成王至飽德。○正義
日射禮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

毛詩注疏
卷七
大雅 生民之什
八
原卷十七之二

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接者
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饗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一
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通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
行之於人祭事有名譽此高朗令還傳始於諸侯○正義曰白虎通引管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也卿明還乘上交而
申之於人祭事有名譽此高朗令還傳始於諸侯○正義曰白虎通引管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也卿明還乘上交而
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為公也○正義曰白虎通引管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也卿明還乘上交而
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為說耳若諸侯則當時傳記稱公是常矣○義卿猶至公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
介爾昭明以言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叙亦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義不從卿之始
令終已足善各故以叙為厚釋詁交叙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叙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行善終義不從卿之始
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子男為大夫五等之祭統云夫祭之日公故言公卿大夫君
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卿解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
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
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尸唯此異其男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
虞時男用女則既取同姓之適知尸唯此異其男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
尸為尸是用適而無父者則非其宗廟之祭則其男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
公為尸是用適而無父者則非其宗廟之祭則其男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
產也之物也加豆陸產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其告維何饗豆靜嘉之恒豆之恒豆
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何故乎乃用遯豆之物繫清而美政平氣味所致故也○義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友攸攝攝以威儀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疏其告至威儀○正義曰案乘上公
以善言告者維何所以為乎由玉之所祭遯豆之物繫清而美政平氣味所致故也○義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相攝而佐助之其所為乎由玉之所祭遯豆之物繫清而美政平氣味所致故也○義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王也○傳恒豆至備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適
之偏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謂恒常正祭之豆用土所生之品者若菜茹與豚拍也其醢則用陸地
所產之物若麋鹿等故謂之加豆遯豆之物用土所生之品者若菜茹與豚拍也其醢則用陸地
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豆遯豆之物用土所生之品者若菜茹與豚拍也其醢則用陸地
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遯豆之福而至於水土故也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鹿茹藟饋食之豆
有葵藿蠶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雞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為恒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
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為朝事而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恒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
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蠶醢蠶醢非陸產醢非水物故言錯也此皆言豆錯雜者於天官恒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
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錯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
其爵維何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事文義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箋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
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事文義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箋公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
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威王之臣威儀甚孝子不置錫爾類○正義曰維何者問
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以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威王之臣威儀甚孝子不置錫爾類○正義曰維何者問
春秋傳曰難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置求位反道音導施以敬反疏威儀放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